

# 青少年关心他人动机生成之负向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

侯晶晶

**摘要：**关心他人是青少年重要的公民品质，然而我国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动机生成面临负向因素的影响，体现在身份、时间、空间、关系等诸多方面。青少年的关心者身份受到学校里单子式竞争者和家庭中单向度被关心者身份的贬抑；知识学习时间过度膨胀与等级隔离的空间区隔不利于培养青少年广谱的关心敏感性；角色污名化等因素挤压潜在被关心者的表达渠道，亦显著减少青少年产生关心动机的可能性和实践机会。本文基于国内外道德生活案例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应对之策，以期为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动机生成消除障碍。

**关键词：**青少年、关心他人、动机生成、影响因素、对策

## 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会议上的总报告指出，学会关心是 21 世纪全球教育的共同使命。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公民道德的重要内容是“关心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将“团结互助”作为青少年的首要良好品质。国家教育政策之所以一再强调学会关心他人，不仅因为它是我国中小学德育的重要目标，更因为它是基本的公民素养。基于此前提，社会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和谐运行，国家的道德实力才能得到提升。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关怀伦理学开始兴起，并逐渐对学校道德教育产生影响。目前，“关心”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均已取得一定成果。目前的成果多着眼于他人关心青少年的研究，尤其是成人关心青少年的研究，而青少年关心他人的研究较少见。虽然接受关心和给予关心都对关心关系有所贡献，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仍是第一位的。从青少年给予关心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青少年学会关心他人。关于青少年关心他人的条件，需要对支持因素和阻碍因素都进行前提性研究。笔者曾对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动机生成、能量投注、效果反馈<sup>[1]</sup>所有三个环节面临的阻碍因素做过概括性的研究。<sup>[2]</sup>本文主要基于青少年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典型现象，专门分析青少年关心他人的首要环节即动机生成环节面临的负向影响因素，并基于案例分析提出应对建议，以期促进青少年在生活中更好地学会关心他人。

## 二、青少年关心他人动机生成之负向影响因素

### （一）“关心者”身份的负向影响因素

在我国青少年的多维身份中，其关心者身份受到学校里单子式竞争者和家庭中单向度被

关心者身份的贬抑。关心动机的生成有赖行为主体认为此事与己有关、自己有责任予以关注。身份 (identity) 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哲学和伦理学在许多语境中亦将其称为“认同”或“同一性”。“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多倾向于对其社会生活‘边界’的划定, 表征着对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的确证”。<sup>[3]</sup>身份的建构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双重特点。身份的建构、身份的认同具有建构性和被建构性的双重特征。“镜中自我”、“重要他人”、“强势评价”等机制加重了青少年身份的被建构基调。虽然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国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2010-2020)》等宏观教育政策文本强调青少年作为“学习中的关心者”、“团结互助”者这重身份, 但是在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中, 强势话语却往往不由分说地强加给青少年单向度的“被关怀者”和单子式的竞争者身份。

### 1. 冗余“竞争者”身份对“关心者”身份的挤压

青少年在学校生活中的竞争具有必要和冗余之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中考、高考等选拔将是无法避免的。然而, 现在学校教育中人为的冗余竞争过多过滥。幼儿园儿童吃饭、睡觉、穿衣、坐姿、上厕所、做手工都经常比“第一”、争“最好”, 小学生“红领巾”入队分先后批次, 中学生各科月考发卷时宣读排名。凡此种种, 人为区分出各种“失败者”、“落后生”, 使得几乎没有儿童能幸免伤害, 使许多青少年生活在对失败的恐惧中。如果缺乏安全感这样的基础道德情感, 就难以生成对他人的责任感。

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将冗余性界定为“病态竞争”的首要特征: 正常竞争与病态竞争的差异首先在于“病态竞争不断地将自己与其他的人进行对比衡量, 即使是在根本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这实际上是不关心所做之事的内容、与自身发展和需要的关系, 而是只关心行为所带来的外有效果, 即给人留下的印象、声望等, 是否总是在别人前面, 这样就必然将行为与自我精神发展相分离”, 此外, “病态竞争导致过高的期望, 因而易于陷于失望的心理困惑之中; 三是病态的竞争常含有敌意, ……这种竞争观有时会造成伤害竞争对手的意识和心理, 使自己常常处于敌视、伤害的不良心境中。”<sup>[4]</sup>病态竞争者身份与关心者身份具有内在的、根本的紧张。

我国青少年外在竞争的最高目标一般不过是考上北大或清华。而北大教师统计发现, 北大学生因 60%以上的主课考试不及格、且重修重考不合格科目仍达 15 学分以上而沦为试读生的个案比较多、试读成功率低, 而试读不合格者即被开除或至多结业。仅 1998 年度, 北大试读生达 26 人, 试读成功率只有 38.5%。<sup>[5]</sup>这些学生的智力水平足以应对北大的学业, 但过度依赖外在评价, 学习动机的外在化, 耐挫力弱, 使他们在新的起点上极不适应。过度竞争之下, 青少年难以养成“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胸襟, 却学会了对参考书、解题思路等的信息封锁、告状打压同学等冷漠行为。

### 2. 单向度被关心者身份对关心者身份的排斥

在家庭生活中, 我国青少年多为独生子女, 缺乏兄弟姐妹作为同辈学会关心的对象。更为不利的是, 在原初关心关系——亲子关系中, 父母经常把自己关心孩子的愿望置于孩子被

关心的需要之前，错置了关心的原点，长期将孩子锁定于“被关心者”的身份，从孩子基本的生活自理到学习等，事无巨细，父母都常加冗余干涉。生物学考察表明：海龟等许多先天早熟的生物是生而自立的，雌海龟只是将卵产在沙滩的坑内，小海龟在日光照射下自然孵化后，自行回到大海，独立生活。由此可见，子代的被关心需要应该优先于亲代关心子代的愿望，作为亲子关心的原点。给予子代自我照料、自我关心的机会，是自然关心的基本合理性所在。

青少年具有自主的需要。有些父母视孩子为知识学习的机器，武断地剥夺青少年关心自我和学会自主的权利。“我能自己做的事，父母偏要管”已成为亲子冲突的五大首因之一。<sup>[6]</sup>这严重地阻碍孩子们形成自我关心的能力和关心他人的敏感性，变得“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眼里没活”、“目中无人”。正如埃利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说所指出的，青少年学会自立对于其积极的人格建构是不可或缺的。梅尔奥夫在经典著作《论关怀》中也强调了成人关心青少年应符合其需要，包括青少年学会独立的需要。关心自我对于关心他人往往具有当下的间接作用和长远的基础作用。

## （二）时间与空间上面临的负向影响因素

### 1. 时间上面临的负向影响因素

时间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人的行为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青少年在学校本应将时间合理分配于整全的学习，但是，实用知识至上的学习观给包括关心在内的道德学习目标贴上低价值标签。笔者访谈南京个别小学生时发现，连专门德育课时间都常被“主课”挤占挪用，“老师在考试前用一次课领着我们在《《品德与生活》》书上划划重点，听老师讲讲，让我们回去自己背背”，以便考试时准确地复制答案。这样去德育的学校生活背离了生活德育的真义，也使德育课标中学会关心等目标被剥夺了应有的学习时间，不利于使关心与生活产生联系，培养青少年的关心敏感性。

我国青少年用于知识学习的时间畸多。德国《经济学人》周刊的统计数字显示，“一年级学童平均每个星期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在美国是 1.8 小时，日本是 3.7 小时，台湾（地区）是 8 小时。”德国一年级小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共 2.5 小时，而且他们只有上午在校学习。<sup>[7]</sup>笔者在伦敦时对小学生家长的访谈表明：准备考私立初中另有提高班作业的小升初学生，每天作业量不过 1 小时，仍然快乐地参加为社区挖池塘等公益活动，还每周一次去同学家跟其母学习厨艺，提高生活自理能力。我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通过专家对全国大陆城乡 5030 名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97.6% 的学生每天放学回家后，要用一定的时间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其中少于半小时的占 11.6%，约 1 小时的占 36.9%，2 小时或以上的占 49.1%。此外，有 66.1% 的学生每天要用一定的时间完成家长布置的课外作业，其中少于半小时的占 26.9%，约 1 小时的占 27.6%，2 小时或以上的占 11.6%。30.4% 的学生上学业补习班，其中少于半小时的占 4.6%，约 1 小时的占 7.9%，2 小时或以上的占 17.9%。21.7% 的学生上兴趣

特长班，其中少于半小时的占 5.2%，约 1 小时的占 7.2%，2 小时或以上的占 9.3%。“家长让我没完没了地学习”（11.3%）已成为亲子冲突的五大首因之一。<sup>[8]</sup>

“实用”型知识的过度学习已然收获了“反实用”的效果，对青少年的身心造成摧残，造成我国青少年近视率畸高、肺活量等身体指标呈下降趋势。国家体育总局 2006 年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监测报告表明：我国小学生近视率为 31.67%，初中生为 58.07%，高中生为 76.02%，大学生为 82.68%。从笔者对 4-6 年级 137 位小学生的问卷调查来看，关于睡眠时间，5.8% 的学生“非常缺乏”，18.2%“比较缺乏”，58.4% 的学生“基本充足”，只有 17.5% 的学生回答“很充足”。回答睡眠时间“很充足”的共有 24 人，随年级上升呈显著递减趋势——四、五、六年级分别为 12 人、8 人、4 人。连小学生都普遍生活在时间的紧迫感之中。这无疑会减少生活事件与道德学习者的相遇。

过于重视知识学习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加剧了青少年的学业压力，剥夺了其闲暇。笔者调研发现，“学业压力”、“自主支配时间”和青少年关心他人的行为具有极其显著的相关：学业压力越小，自主支配时间越多，则青少年关心他人的行为越频繁。青少年在自顾不暇时，自然会减少对他人的关注。知识学习时间过多，使青少年感到身心俱疲、自顾不暇，减少他向性的关注和关心的可能。

## 2. 空间上的负向影响因素

关心属于一种社会支持行为。社会支持理论和心理场理论表明，离个体最近的个人和组织形成其核心社会交往网络，空间距离与交往频率、给予支持的可能性呈正相关；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常有同构关系。我国青少年产生关心他人的动机在空间上受到挑战。

知识学习时间畸多，决定了空间上青少年在校和在家单子化的被圈养状态。更有些学校以“杜绝安全隐患”为名，对青少年实行更加彻底的圈养，剥夺其课间自由活动的权利，要求学生除了上厕所就应留在班级内做作业或休息。此外，组织的无机化、圈层区隔、“优劣”隔离也强化了青少年与他人的疏离。学校和班级中的人际板结状态也不利于创造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实践机会。为了便于管理，我国中小學生一般服从于整个学期的固定座位制，只是为了保护视力每月一次整组整组地在空间上循环变换组别，然而组内结构并无重组。板结的小组和固定座位制使得学生主要只熟悉身边的那 3 至 5 名同学，占整个班级的很小部分。

学业上的帮助是青少年之间相互关心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校自主支配时间非常有限，学生们之间不可能有很多超越地缘的自主交往，他们对同学的关心更容易发生于地缘上的内圈。差生一般在后排就座，这种同质相近相亲的空间区隔加大了“好学生”对于在学困生的不可及性，强化了“圈子”的封闭性。很多“同学”在同一班级一起学习几年后，毕业时仍然只是相识的陌生人。

青少年的“优劣隔离”技术不仅见诸座位安排，还见诸明确的类别标签和直接禁止学业异质青少年之间自主交往的做法。这种隔离的效力可能深入意识结构、形成思想殖民。某小学一年级开学不久，老师无视儿童的可塑性和发展的丰富可能性，竟然把部分一年级小学生

界定为“差生”，孩子们内化了权威所贴的身份标签，远远看到某同学，就不屑地告诉家人“那是我们班的差生”。甚至一些幼儿园的老师也禁止优劣交往，采取劣弱隔绝政策，并和家长形成合谋，将“好孩子”置于全景监视之下，禁止他们与“坏孩子”做朋友，遑论鼓励这些孩子们相互关心。等级隔离的空间格局传递给儿童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强化了“爱的差序格局”，培养了青少年对于自己成绩落后的恐惧感，可能导致“好学生”对关心资源的封锁。

### （三）关系上的负向影响因素

关心主要是一种关系性的道德品质。一般而言，被关心者表达被关心的需要是其他人产生关心动机的前提。但是，“被关心者=弱者、低能者”的身份界定，减少了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实践机会，减少了其产生关心动机的可能性。

人们通常把关心的对象限定为“老、弱、病、残”，有些小学生一谈做好事，就叙述扶老太太过街、在公交车上给残病者让座，很多学校组织德育活动时首先想到孤儿院、养老院等机构。有些“学会关心”的实验研究也强调“关心弱者”而非关心任何人都可能有的被关心需要。青少年中，“所谓弱者，狭义上说是指花费时间和精力比其他学生多得多，但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未能达到要求的部分学生，或对生活的认识及自理能力都较欠缺的学生。所谓关心弱者，广义地说就是从只关心自己的圈子里跳出来去关心一切比自己弱的人，即在学习、生活、能力等方面比自己差的人都属所关心的对象。……如果每个人都主动关心弱者，那么减少一个弱者，学校就减少一份困扰，家庭就减少一份忧愁，社会就多一份稳定。”那位研究者还具体划分了四类弱者：生理上的弱者、学习上的弱者、生活上的弱者、心理上的弱者。<sup>[9]</sup>这种论述显示出“被关心者=弱者、比自己差的人”，“弱者=制造困扰、忧愁和不稳定的偏异者”的观念，折射出对被关心者污名化的理解、对弱者的歧视。笔者访谈的南京137位小学生，有90%陈述的“关心父母及其他家人的情景”是当他们生病等身体不适时，即当父母从权威变为弱者时，才去关心他们。只有极少数青少年从积极的方面、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关心他人。国际教育界以及关怀伦理主张的以人为本做法是：合理地区分事与人，积极平等地回应被关心的需要，而不将有需要者污名化，不给他们贴标签。国际特殊教育界主张把“残疾学生”称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即认为残疾学生本身是正常的，只是有些独特的需要应由环境给予积极应对，促进其潜能的实现。

在整齐划一、以规范为本、对偏异持有低宽容度的学校氛围中，学生们轻易不敢表达有“偏异”嫌疑的被关心需要，有事尽量自己扛，以免一旦“示弱”被划入“弱者”的可耻行列，哪怕这种硬扛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糟糕后果。在笔者访谈的六年级学生中，有人因为不敢在上课时表明如厕的急迫生理需要而弄脏衣服。出于同样的顾虑，学生对学习内容有不懂之处一般不愿请教同学或老师，以免“被人看着觉得就你事儿多”或“麻烦别人”。

我国具有强调个人义务的“自强”文化，非匿名化慈善甚至商业化的慈善模式、圣化苦难的倾向。比照《劳动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每个工作日8小时的标准计算，我国几乎所有中

小学生都处于长年过劳状态，权利被侵犯。《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的残疾学生无障碍出行权利同样处于被结构性侵权状态。但是，在“刻苦”、“自强”等德目下，这些反而成为了彰显美德的条件。此外，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也要求个人少给他人或集体添麻烦。种种原因导致潜在的被关心者耻于或不敢表达被关心需要。一般而言，被关心的需要正是关心的起点，缺少明示的起点，就难有关心的必要与动机。

还有些学校具有贬抑关心者、阻止好学生“沦为”关心者的隐性课程元素。例如，上课时突有同学身体不适，其同桌的“好学生”正欲起身送他去医务室，但是被老师制止，老师点名让一个学习差的同学陪同前往。<sup>[10]</sup>这种做法暗示着关心他人应是“下等学生”从事的工作，而好学生是应该做大事的，关心同学被老师视为大材小用、浪费人才。这种暗示对“好同学”生成关心同学动机起到负面把关作用。

### 三、青少年生活视角下的应对之策

青少年的生活如涓涓流淌的河流，既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向前可以追溯到幼儿期，向后则延伸到成年期。考察青少年生活的视角可以是广阔的，包括国内和国外以及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等诸多维度。笔者透过真实的生活广角镜结合鲜活真实的案例分析，对破除青少年学会关心他人路径上的障碍提出应对之策。

#### （一）身份方面的应对之策

##### 1. 摒弃青少年的冗余竞争者身份

减少不必要的竞争，有利于鼓励学生重视合作、交往和培养正向人际情感。笔者2007年曾观察了伦敦的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从未见过园方、校方在儿童中间挑动竞争。笔者观察的英国普通幼儿园都主张自然主义教育与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活动区里按区角放着各种主题的玩具，鼓励幼儿在户外进行自由舒畅的游戏。笔者从未见到英国幼儿园老师要求幼儿就坐于固定座位（“上位”），从未见到老师点名令孩子回答知识性的问题，从未看见幼儿之间发生大的争执或因此啼哭。多种肤色的孩子亲密友好地游戏，幼儿们自发轮换角色，满足彼此尝试不同游戏的兴趣。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有效地通过在园生活实现着对幼儿的关怀，充分满足杜威确认的儿童四大兴趣之一——人际交往。<sup>[11]</sup>在摒弃紧张感和过度控制的幼儿园生活中，幼儿不知不觉地学习积极移情、学会关心他人。在英国中小学，笔者观察其知识教学、PSHE（personal, Social and Health Education）课程、体育课等，从未见老师以鼓励学生竞争的方式进行教学。以最容易表现竞争意识的体育为例，英国学校的全民健身体育意识浓厚，不太在意竞争型或达标式的体育。有一所伦敦小学加厚了操场的院墙并凿了一些小洞供学生“攀岩”，这是容易体现竞争意识的项目。不时有小朋友“攀岩”一显身手，但我观察时未见英国学生表现出“比一比”、“争第一”的行为。

摒弃我国青少年的冗余竞争者身份，需要探究人们对“竞争”有代表性的理解。《现代

汉语词典》将“竞争”界定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胜的行为”。这折射出一种狭隘的竞争观。争胜，实际上可以不指向“利益”，而指向“发展”——自身与群体的发展。这样的争胜不太可能滋生虚荣、嫉妒、攀比以及作弊等不诚信行为。发展式的竞争便于区分外在竞争和内在竞争。中国古代哲人有言“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应该看到，在当代社会某些竞争确实难以规避，然而外在竞争的结果仍以内在竞争、内在超越为条件。自我并非完全同质的，有理想自我与非理想自我、主我与客我之别。锁定外在对手，既非必需，也不科学，因为人皆有差异性、其优势智能、最近发展区、发展曲线各有特点。以自己为内在的对手，超越自我，才是最适切的。人性的弱点具有普遍性——惰性、低自控力等。所以，战胜自己，超越自我，便是根本的发展与成功之道。

重塑自我概念和我他关系，由相互戒备、等级化的竞争者转变为友善、平等的关心关系，需要一定的环境基础：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去除泛滥的排名、评奖，由知识技能的集市转变为青少年学会平等交往的场域；教师对学生给予等距的关心，弱化争宠的倾向。宏观的变化会是漫长的过程。青少年自身应自觉地认识到过度内在竞争的危害，摆脱对外在竞争结果的过度关注，才能使暂时落后的学生有条不紊地尊重自己发展的节奏，使暂时领先的学生保持平常心、为重新洗牌后的外在身份变化预先培养耐挫力。只有为了发展而与自己争胜，才能不断超越自我，同时了解关心他人是自身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提升关心他人的意识、诚意与能力。

## 2. 对青少年作为关心者的身份赋权增能

实际上，青少年完全可以不只是被动的、单向度的被关心者。具有被关心体验的幼儿即能显示出积极移情的能力，表现出对玩具娃娃的爱护。这种现象符合班杜拉指出的观察学习原理，在生活中是不难见到的。只是儿童的关心者身份有待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赋权增能。

笔者访谈的小学生中，有少数已能积极、主动地关心父母，超出了经典关怀伦理学者论及的青少年关心师长的方式。<sup>[12]</sup>“爸爸心情不好，我提出一起去公园。爸爸的心情好极了。”有的孩子帮助父母做PPT或在网上查找资料。有的青少年帮助父母走出关系困境。“有一次爸爸妈妈吵架了，我给他们各写了一张纸条，指出各自的缺点并让他们相互道歉。爸爸妈妈看着纸条笑了，立刻相互道歉、和好了。”<sup>[13]</sup>此类案例基本来自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平等的家庭关系、具有反思力的家庭教育帮助孩子超越了窄化的关心理念，增强了其关心者身份与能力。

此外，让年幼的孩子学会基本自理，不仅符合埃利克森关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规律，也有助于他们关心自我和他人，培养责任感。国家名师焦永和教授和我交谈时说，为了让孩子自幼学会对自己负责、逐渐学会对他人负责，他从未帮儿子背过一次书包，旅行时总给孩子一个拉杆箱由孩子自己收拾。“如果一个小小书包都要推给别人，将来如何面对生活的种种担子和责任呢？父母真爱孩子，就不能大包大揽，应该看得长远。”这个孩子后来养成了

很好的责任感、宽容心和关心能力。

笔者2007年在捷克访学期间曾遇到一个父亲以身教带动孩子关心陌生人的案例。笔者访学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时，每天清晨乘地铁和公交通勤。布拉格的公交车当时约有一半尚未经无障碍改造。每次下公交车，我爱人就先搬我的轮椅下车，再把我抱下车。那天，突然有一对捷克父子抢先帮我搬下了轮椅，那孩子大约十岁，有点吃力地抬着轮椅。他们一定曾和我们同车，观察到我们在这个站台下。那位父亲完全可以单人操作轮椅，但是他让年幼的儿子参与进来，在孩子行色匆匆的上学路上关心来自异国的陌生人。这就是一种生活教育。

也是在捷克的公交车上，笔者还见到这样的一幕。公交车门正对的位子是便捷专座。一次，车上较空，有个初中生上车后就便坐在便捷专座上。过了两站，上来了一位60多岁的女士，径直走到专座边，面色严肃地轻拍一下那孩子的肩头。我正感到奇怪。只见那孩子抬头一看，二话没说，面色惭愧地缩着脖子换到了后面的位子上。年长者在便捷专座上落座了。这是“爱管闲事”、“较真挑刺”或“好为人师”吗？她不仅在坚持实现自己的权利，更是在扮演外在良心的角色，履行着成年公民对青少年的社会教育之责，教他不要懈怠了关心他人的敏感性和公民基本素养。

## （二）破除时间和空间上的负面影响因素

### 1. 在时间上保证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可能

学校德育生活化需要课程改革的整体支撑。我国知识型课程难度之大，达到了“反生活”的程度。各学段的数、理、化、外语课难度重心逐级下移，内容逐渐“下放”，而相当多的所学内容让学习者后来感到“在生活中、工作中用不上，学的都忘了，很浪费”。在其挤压之下，一些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例如经济学，在我国中学缺乏系统课程，而它在一些教育发达国家是中学必修课或重要选修课。我国中学的数、理、化等课程亟待把难度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以期与皮亚杰揭示的青少年抽象思维水平相匹配，与青少年的职业或专业选择相匹配，使得道德教育、道德学习、德育课程获得应有的地位。

知识学习的减负需要树立整全的学习观。学习是指“凭借经验产生的、按照教育目标要求的比较持久的能力或倾向的变化”。<sup>[14]</sup>这一学习观可以涵盖认知、技能、过程、方法、价值观等诸方面的学习。需要反思的是，学校教育实践对于各构成要素优先性的认知与实践。只有知识、技能、品德等诸种学习达到平衡，才能保证用于道德学习的时间，用于关心他人的时间，才真正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拥有不同多元优势智能的青少年都真正受到去等差的尊重，体验到自身的价值，为关心他人提供良好的关系基础。

课程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减负。笔者访谈时发现，有些具有反思意识的家长代替孩子完成冗余的、非发展性的作业，从自己做起，帮孩子减轻负担。在应试压力面前，教师也可以创造性地帮助学生减轻不合理的课业负担。对此，诺丁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只要这种考试还威胁着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以应对一些中小学生的经典文学必修课为例，）一种合理的做法是：我们就必考的每本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准备一些活页笔记，

让学生记住人名、事件等以应付考试。当然，这样学会的东西会很快遗忘，但是，整整一学期苦读《红字》学到的东西也同样记不住，而且后一种做法还不利于激发与保持学生对文学的终生兴趣、阅读的愿望、学以致用能力。……（或者）每个班级可以成立小型的读书俱乐部。……这些小组可以向全班汇报研究成果，这样每个同学都可以至少熟悉该书的情节与人物。这样的文学阅读可能应该得到赞赏，它也会有助于丰富个人生活，而不仅仅是通过一次考试。”<sup>[15]</sup>这些做法有助于在时间上解放孩子。

学校可以不单纯是知识的集市，而成为青少年学会交往、学会关心的难得的公共场域，学校应该允许学生有较充裕的时间利用这一资源。我国一些学校的“放学逐生令”是值得反思的。一些学校为了缩短学生“滞留学校”的时间，减少学校对学生人身安全等承担的责任，或者遵照主管部门关于放学后不许补课的要求，于是，要求所有学生在放学后尽快离校回家；如果低龄儿童无人及时来接，可申请上“困难班”，在老师管理下安静地完成作业，直到父母下班来接孩子回家。只有周末，学校才安排兴趣班，每人限报一、两个班，“以免影响正业”。父母也往往要求孩子：“放学直接回家，到家抓紧时间做作业。”这些做法减少了学生在校的自主交往时间，不利于其生成关心同学的动机。学校可以对学生开放更长的时间，并鼓励他们自主交往。笔者在英国学校观察到，15:15 放学后很多小学生选择留在学校里，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俱乐部（clubs），或三三两两地留在教室里聊聊天；学校旁边的路边小店阳伞下有几位小同学边喝饮料、边谈天，真是一副温馨和谐的图景。亚里斯多德即很重视对于友谊的研究，强调友情对于幸福的不可或缺性。依托充裕的在校时间培养同学友谊，本身即是一种对彼此情感需要、同伴群体认同需要的满足，还有助于强化关心的动机。

## 2. 在空间上保证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可能

从近距离的空间上看，应该打破（差生一般后排就座的）班级固定座位制，让学生们根据交往的需要等，比较自主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同学中去除陌生化。同时，放弃等级隔离与过度控制的企图，鼓励各种学业水平的学生建立比较平等、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

从远距离的空间上看，应该安排一些活动培养青少年远程关心的意识。我在伦敦某小学观察过一次校会（assembly），一位演讲者为全校学生做讲座，题目是“*What we do counts*”，即“我们的所为很重要”。演讲者说：“非洲似乎离我们很远，但是它真的那么远吗？”他用PPT播放图画，让学生们目睹非洲一些贫困动荡国家儿童瘦削的面庞、无助的眼神。然后，演讲者让学生们回忆自己上一周花了多少零用钱，都派了有什么用场，有没有一些是多余的花销，甚至是无益于健康的花销。说着，他展示了垃圾食品的图片。有些孩子不好意思地笑了，有些孩子低声交头接耳，有些孩子直接小声回答“yes”。演讲者话锋一转，问“孩子们，你们知道非洲那些贫困国家的同龄人一天的生活费是多少钱吗？不足一英镑！你们有办法改变其中一些孩子营养不良的现状吗？”他停下了，让孩子们思考，很多孩子大声地说“YES！”。校会结束时，并没有进行募捐活动。校会意在增强孩子们的国际理解能力，自幼嵌入或强化一种关心陌生人的道德理念。

观察校会时，我联想起两件事。首先想到了英国维珍航空公司客机上发给每位旅客的慈善捐款袋，欧洲旅客大都不等机组人员说明就安之若素地捐款。捐款由机组人员收集起来，统一捐出。航空公司的安排、旅客们的行为，应该和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吧。

看着“*What we do counts*”校会上的英国小学生，我想到自己小时候试图关心陌生人的一件尴尬往事。那时，我是个身体健康的低年级小学生，临近春节的一天，我和伙伴们正在家门口快乐地嬉戏，一个外地口音吆喝过来“磨剪子来，磨菜刀——”。磨刀匠从我邻居那里揽到了活，埋头干了起来。我看我们戴着手套，他却得蘸着冷水在寒风中磨刀，看着他黑乎乎又有些肿的手，想到他快过年了还得在外地干零活，我顿时产生了同情感。我想我能为他做点什么呢，我又没有钱，于是想起我家有一块偶尔一用的磨刀石，应该对他有用，就回家翻找，未征求家长同意就把它拿了出来。我走到磨刀匠身边，却怎么也没能说出在心里反复了好几遍的话：“这个送给你，请你收下吧”。我感到尴尬，一方面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另一方面莫名地替他感到尴尬。我悄悄地把我家的磨刀石放在他的凳子旁边，赶紧离开了。过了一阵子，等我再去原地察看时，磨刀匠已走了，我放在那里的磨刀石也不见了。我心里却有一点放不下，只希望那块石头是被磨刀匠看见然后带走的。多年之后，不知现在是否仍有青少年有类似的经历。

交往空间的窄小、对陌生人的距离感或过度警惕，会影响关心动机的生成或表达。学校或家庭的启蒙拓宽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心理空间，对陌生人适度地去陌生化，再给予实践的机会，在唤起/抑制朦胧的关心动机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拓宽关心他人的物理空间，使之逐渐成为习惯，减少动机生成和表达的阻力。

### （三）破除关系上的负面影响因素

层级化的人际关系增加了青少年对他人的隔膜感，有时也放大了关心他人的风险，抑制了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动机，因此需要提倡平等的人际关系。这在以下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江苏省峭岐镇实验小学曾进行班组串换制实验，有位教师在教学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班际互访期间，我班开展了‘说说心里话’的主题活动。活动中，同学们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活动接近尾声时，串班过来的同学甲突然站了起来，对我说了一句：‘老师，如果您能像关心我们一样关心同学乙的话，会发现其实她有很多优点！’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惊愕中不自觉地看看缩在角落里的同学乙。她成绩特别差，每次考试都不及格，甚至连个位数都有，我几乎忽视了她的存在。这时，教室里炸开了锅，纷纷议论起来，原来在同学们心中同学乙有很多的优点，她劳动积极，爱画画，喜欢帮助人……一旁的我不禁陷入了深思：连学生都能够做到不以（知性）成绩来衡量一个人，而我呢？被成绩蒙蔽了双眼的我差点扼杀了一个幼小的心灵！如果不是同学甲一语惊醒梦中人，也许同学乙的小学生活将是在灰暗中度过，毫无自信，毫无收获，毫无快乐。……也正是班际互访打破了原来班级的墨守成规，使我转变了原来的评价观，使得我的教育工作少了些遗憾。”<sup>[16]</sup>

这个案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串班过来的同学甲是在“说说心里话”活动这个窗口期

即将结束时，才鼓起勇气“突然站起来”提出问题，表达出关心同学的动机。这层窗户纸由“客人同学”捅破、突破权威威慑之后，本班许多同学才敢于表达压抑已久的关心同学的动机。这说明扁平化的关系有益于生成和表现关心他人的动机。

学校微观制度可以对生成平等人际关系起到助推作用。小组串换教育实验发现：每月一次的组内异质自由重组能打破小组僵化状态，使每个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同学，学会与许多同学交往、了解班级的全貌。这对于不幸进入消极初始小组的学生更加意义重大，能防止他们偶遇冷漠的同学便一叶障目，对整个班级无从产生归属感。<sup>[17]</sup>流动的班级组织能强化公共领域的特征，使得青少年不只限于封闭小圈子内的私人友谊，而且把班级作为公共场域加以对待，学会关心比较陌生的、次熟悉的同学的福祉，关心“落后学生”的命运，关心班级的以至学校的公共生活氛围。这样，青少年不只作为私人，也是作为小公民关心单数和复数的他人，对青少年公民能力的养成很有意义。

学校环境、办学理念对于人际关系建构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笔者在英国伦敦经观察访谈发现，幼儿园实践融合教育理念，根据专家的测量判断、无条件地接受附近有特殊需要的幼儿入园，有的幼儿园不定期地邀请附近幼儿园的残、健小朋友来访，扩展孩子们的交往经验，让孩子们从小“自然而然”地学会异质共生，学会成为平等的关心者和被关心者。

我在捷克访学时观察过一所“红山小学”(zakladni skola cerveny vrch)，学校环境从细节上体现出对平等公民权利的尊重。该学校教学楼的电梯几乎只够容下一部轮椅，而且突出在教学楼的外侧。我请问校长这是否与经费有关。校长说：“捷克的经济并不发达。(后来我查资料核实，捷克一线城市与我国一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仿)融合教育的理念主要是受别国影响才树立起来的。我们这栋楼原先没有电梯。我国对残疾儿童的无障碍权利、受教育权利修正立法以后，我们很快改造了。一方面经费有限，另一方面改造目的很明确，电梯是为行动不便者服务的，其他人没必要也不允许乘坐，再说电梯如果太突出于楼房主体不美观，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方案。很多其他学校也是这样做的。”校长接着说：“你按二楼，你先生陪你坐电梯上去，我马上从楼梯上去和你会合。”边说边关上了电梯门。这种建筑伦理何尝不是人的伦理的折射、教育伦理精神的外显，何尝不是关于学会关心的无言之教。

参观完二楼之后，捷克小学的校长领我们来到她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三张纸，说“这是我们一位学生的来信，我给每个年级的学生都念过，希望他们珍视同学之间的友谊。”原来，这是前不久转学离开的一位残疾学生的来信。信上写道：“亲爱的同学们：我感谢你们对我的友爱，我想念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我相信我也对你们有帮助和鼓励。你们遇到困难，想到我的勇敢，你们就会更有力量。如果你们今后遇到身体不便的同学，希望你们也能像对我一样对待他们。……”笔者观察的感受是学校生活所倡导的平等、关心理念被学生吸纳了、实践着。

综上所述，身份、时间、空间、关系的有些现状不利于我国青少年产生和维系关心他人的动机。青少年学会关心，不只需要学习者自身的努力、或是学校进行一两次活动教学，

而且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等多重主体协助青少年消融相关负向影响因素，拓展相互尊重、平等、信任的人际关系，鼓励青少年的异质交往，使青少年能够顺畅、主动地产生关心他人的动机，进而增加关心他人的实践、提升能力与智慧。青少年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频繁交往和深度理解，能使很多的被关心需要变为不待明示的，使很多关心行为成为制度化的、视为己任的。唯其如此，青少年关心他人的动机才能很大程度地摆脱负向因素的影响，使生活德育的路径更加顺畅。

#### 参考文献：

- [1] [美]内尔·诺丁斯著. 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 侯晶晶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18.
- [2]侯晶晶. 被阻滞的关心:青少年道德学习面临的挑战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1(3), 53-58.
- [3]项蕴华. 身份建构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研究, 2009(5), 188.
- [4]转引自李小平博士后出站报告《创造性的教育意涵与大学生创造性的反思》.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143.
- [5]董德刚. “我”的试读[C]. 陈向明. 在行动中学做质的研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252.
- [6]全国家庭教育调查报告.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46.
- [7]龙应台. 孩子, 你慢慢来[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121.
- [8]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 全国家庭教育调查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11. 11, 46.
- [9]张晔均. 浅谈学会关心弱者[C]. 贾莉莉. “学会关心”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 42-43.
- [10]徐文文. 隐性德育课程的负向功能探析[D].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3.
- [11]Noddings, N. (2007)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 30.
- [12]侯晶晶、朱小蔓. 诺丁斯以关怀为核心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其启示[J]. 教育研究. 2004(3), 41.
- [13]侯晶晶. 被阻滞的关心:青少年道德学习面临的挑战[J]. 2011(3), 56.
- [14]邵瑞珍. 教育心理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29.
- [15] [美]内尔·诺丁斯. 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 侯晶晶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298.
- [16]江苏省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内部交流资料“. 班组串换制”纪实[M]. 2004. 27.
- [17]侯晶晶. 班组串换制实验提升道德教一学实效性的十项机制分析[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5(3), 70.

### **Negative impact factors to adolescents' motivation of caring for others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Hou Jingjing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10097)

**Abstract:** Caring for others is an important civic character for adolescents to develop. On the motivation stage, however, they are confronted with various obstacles in terms of identity, time, space and relation. Their identity as carers is suppressed by redundant competition and

one-way identity as careers. Unduly excessive time consumption for knowledge study, the space segmentation due to hierarchical isol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adolescents' comprehensive caring sensitivity. Role stigmatization narrows potential careers' expression channel as well as adolescents' caring motivation and practice opportunities. Based on case analyses concerning moral life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has proposed relevant an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remove the negative impact factors to adolescents' motivation of caring for others.

**Key words:** adolescents, caring for others, motivation generation, impact factors, countermeasures

作者简介：侯晶晶，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论文为 2012 年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生活德育”高层论坛参会论文